

田園將無

我們太習慣了居住的異化。

我們看著四壁，心想，那只是劃出界出虛在空間的疆界。

我們躺著並望著天花板，如同望向一片虛空的荒蕪。

我們在自己的房間，吃飯、閱讀、睡覺、網路漫遊，我們在房間內填入各種活動，但就是不與房間本身對話、交際、互動。

因此，當我看著陳媽媽的手時，彷彿見證一場古怪的儀式，一場灌入器物以靈魂的物人、今昔之穿梭。

那天是 16 度低溫。我低著頭避寒，跟隨一夥人浩蕩蕩而無序的進入陳媽媽陳爸爸的家。門開了，一隻手先於身影出現，伸將出來跟我們揮引，我想好好看一下陳媽媽的面容時，她已轉身，披著一頂及肩的銀白斑雜髮絲。

當我們進到屋內時，正放著日本節目，「全能改造王」。「拍謝，拍謝，還在看電視，吃飽的休閒啦！」陳爸爸邊點頭抱歉的同時，「嘶—」一聲，螢幕已轉為灰黑。當我們一一坐定後，陳媽媽的手又再次出現，於桌上灑滿一整包黑糖蜜麻花，「緊呷緊呷、呷完再講」，她催促道。

在等待時間，我環顧一會屋內四周，據說是棟四十年歷史的老房子，但見不到一塊壁癌也聞不到一絲霉味，最多是壁紙上，點染著舊相片般的鵝色斑黃。不過這些斑黃也將被清除乾淨。

沒意外的話，它們都將隨著這棟三樓平房，於明年八月化為怪手下的煙墟。

位於青年路的這棟老房，在台南鐵路東移的規劃下，勢必得連根拔除。

「伊(政府)就這樣甲阮拔起來了ㄟ，這是阮的厝耶 !!」，陳媽媽在談話中，偶會如此放大音量、激動揮著手說。

但那雙手，一般，是抱著胸口或朝裡內縮的，肢體洩漏了陳媽媽的害羞，當她滔滔講了兩三分鐘時，會自己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「甘會講太多？」甚至當我們問起兩老的感情史時，陳媽媽還會支吾紅著臉。

「係咧時候，大家攏嘛是拜託人介紹」。

陳爸爸陳媽媽是透過媒人而結識的。原本在仁德展開家庭生活，到了民國 41 年，才來到台南市區，於現今的青年路上規劃起兩人的房子。那時青年路周遭，空地遼闊、不乏片的青油稻浪，隨著時間遞進，稠密的建築群與人群才因著車站與成功大學的吸引，攏聚、匯集、填滿了鄰近四周。

此種匯集帶來了生活的便利、房價的提升，也引來了「開發—拆毀」的種種爭議、以及各方投資客的目光與角力。

但對於房子，兩個老人家，有著更長遠的夢想。

一個迥異且相反於商品化自宅的夢。

「我是要住一世人的」。

陳媽媽不斷強調這點。

「不只自己住，還要留給我的後生一直住下去」，她很堅定的看著我們，緊抱胸口的雙手此時才微微外擺。

「所以材料都用最好的」。

陳媽媽舉起手，「你看，這攏四十年前的壁紙」。

我抬起頭來，芥黃色的繡球花一叢一叢，有序地在天花板綻開，是古著市集中會有的衣料圖樣，但沒如此誇艷——不論是用色或者歷史的陳染，都讓過艷的視感或見拂、或吸納於時間中；然而同時，又彷彿不受時間影響一般，與今天的氣候極不相稱，宣告它違背四季原則的照常盛開。

「這是你們自己去貼的嗎？」

「師傅貼的，不過是阮自己找的…這個也是」，陳媽媽指向門外大理石片。

「攏是我們自己撿回來然後請師傅幫我們做的」。

我稍稍斜身，餘光可看見門旁兩側，在一肩寬的牆面範圍內，滿滿稠砌著手掌般大的黑色石片，雖在黯色中，黝亮的色澤並未因此被吞噬被掩蓋，相反，照應著天頂的鵝黃，溫潤吸食並反吐、散漾著月光。

「這麼漂亮的大理石哪裡撿的呀？」我問道。

「人家大理石廠切割後不要的，我們就去給人家問，一袋袋帶回來……還有這，這是自己裂開的，很特別的油漆」，順著她的手望去，綠絲線在白底上綿密、糾纏、瀾散著哈密瓜外皮的紋路，但色調更淡而含蓄，爬滿了樓梯的背部。

「台南哪裡有這麼特殊的油漆啊？」

「這不是台南的，在雲林」。

「怎會找到雲林去？」

「伊在嘉南水利會工作啊，水利會的勢力一直到雲林」。

憨厚而總是低著頭的陳爸爸，聽到這句話，才靦腆地微微抬起眉梢跟陳媽媽對望了一下。

陳爸爸在水利會擔任工程師，負責規劃水庫等工程，因此對於建築結構有相當程度的理解，是以，他才能在房子建造的時候，以彼此相通的建築語彙，跟建築師以及工人溝通、提出心目中的居住要求。

但據說要求更多的是陳媽媽。

「一年的時間，我每天來監工，然後自己切黑黑甜甜的乎師傅呷涼」。

「仙草？」

「對拉！仙草，帶小孩子上課後，我就來監工，幾乎每天啦」。

「你哪會知道要什麼東西？」

「我都有在看日本的流行什麼啊，還有室內設計，攏有底翻雜誌」。

看來陳媽媽的這個習慣至今未改，即便房子都落成四十多年，他們剛剛在看的仍然是「全能改造王」一類的室內設計節目。

也就因著陳媽媽對設計的美學敏感度，以及陳爸爸在工法上的知識，每個建築物與家具擺設雖都是獨立的，但又維持了一貫、淡雅而含蓄的美學風格；也因著家裡每片牆、每個犄角都在陳媽媽的監工下完成，房子本身並非獨立於這一家人之外的，相反，它正是在這一家人的眼皮下誕生、長大，彷彿自己具有獨立靈性，而陳媽媽的手能跟建築物溝通，每一次指向、輕觸、撫摸、按壓，都催促著物件訴說自己的故事、表明自己與這一家人的關係。

再次，陳媽媽將手指向樓梯，輕輕撫摸著木製把手，「我特別跟師父說要設計成圓形的，那個時候很少這種工法啊，是伊跟建築師一起商量出來的」，樓梯據說已屹立四十多年了，是我們這一夥探訪者約兩倍的年紀，但不見有半點重大損傷的繼續盤迴、纏繞、向上延展，彷彿連結著時空，瞬間，就將這棟房子自四十年前接引而來。唯有這樣思考，我才有辦法相信，為何這棟老房具有歷史感、卻沒有半絲破舊。

這種似新而舊的維持，需要這家人付出多少關心呢？

太習慣於現代性、都市化居住模式的我無法想像。

就像陳媽媽也沒有辦法想像一種原子式、隔絕式、異化式的居住生活。

我們問她：「房子拆了之後，你們有想到要住哪裡呢？」

「我怎知道要住哪裡？攏住不慣習呀！像我之前上台北，攏大樓，腳攏踏袂到底」。

然而不只我，無法理解陳媽媽一家跟房子的相處模式。

政府主事者也不知道。

似乎，他們太順應資本主義邏輯，因而相信一切的價值，都能換算成金錢、商業利益與市府稅收。因而官員們討論的只是補償金問題，而無法理解有些人(如陳媽媽)為何會說出，「我們不要什麼補償金，我們就是不想搬走」；因而有些官員在討論鐵路地下化的公共利益時，簡單將「公共利益」等同於「商業的發展」，如同台南市交通局局長，在公視的某次專題採訪中，對於地下化所帶來的好處，單單如此說：透過都市縫合，「未來整個商業的發展，我相信會比現在呢，以倍數的成長」。

為了所謂都市繁榮、商業發展，市政府預定要拆除 407 戶的民房，而陳媽媽的家便是其中之一。就市府的立場，一切都經過合法程序，是在非暴力下進行拆遷。但他們忽略了有一種暴力，是永遠無法遮蔽、掩蓋的，即是，忽視一切其他的價值，包括人們與房子本身的情感、包括人們於在地展開的人際脈絡……而逕自以資本主義的邏輯、商業利益的價值抹蓋、滲透、取代一切，並破壞、貫穿、逼退其他多樣的價值。

他們不曾理解，有太多事物是無法換算成金錢的。

他們不會理解，這棟老房子不能簡單拆解為，水泥鋼筋、玻璃、磚瓦的組合。

他們沒法、也不會想理解，這對老夫妻跟這棟老房子發展了怎樣的關係，而這棟房子又如何承載、黏著他們一家人的感情。

「這是我們的根耶，孩子都還要回來的啊，每冬過年的時候，大家纔會回來」，陳媽媽指著牆上的一張全家福照，二十多人的三代同堂照，「現在拆了，大家要回去叨位？」她忽然做了一個拔離物品的手勢，「一個家是我們的根，本來有一個根，現在從根拔起來，那我們就」，手向外猛力揮了一下。

「四散」。

「以後我們怎麼聚、要回去哪裡？」

大家要回去哪裡呢？

房屋被拆後的居民，拿了補償金搬到他處後，能適應新生活？能維持原本的人際網絡嗎？

這同樣是政府不曾想理解的。

但事實上，根本不需要有這麼多人被迫拆遷。

對於鐵路地下化的爭議，除了被劃定為拆遷戶的居民的聲音外，在台南，更主流的意見是，希望地下化能盡快進行，以解決鐵路分割市區所帶來的交通阻塞等問題，而在此種期盼下，有不少人指責拆遷戶「罔顧大眾利益」、「不願犧牲小我成就大我」。

但實情是，這僅僅是一場假對立。

在全面抗拒／迎接鐵路地下化的對立路線內，還有一條折衝的方案在掙扎著想被各方聽見。那個聲音、那個方案，微弱但堅定地說。

「其實不用拆這麼多的」。

在 96 年的舊計畫中，原本預計在現有軌道下方做新軌，而這種方案，只需要暫時徵用鐵路的兩側民宅，作為臨時軌；但 2009 年，鐵工局卻突然而片面改變計畫，改為永久徵收東側土地 407 戶的房舍，以建造永久軌。使得土地徵收面積由 37 平方公里突增為 51 平方公里，讓原本不用拆遷的居民，被迫離去家園。

對於計畫的變更，陳媽媽非常生氣，「什麼也沒跟我們說清楚啊，一張紙就要叫我們搬遷，然後打電話過去，政府叫我們上網查」，但政府主事者忘了，不是每個老人家都會上網進行資訊追蹤。

看來羞澀的陳媽媽，頓時變得激動。

扇狀的銀白色頭髮跟手臂都陣陣顫抖。

我們知道她有心肌梗塞，紛紛勸阻不要這麼生氣，

「怎麼能生氣呢，都待這麼久呢」。

在四十年的時間裡，陳媽媽一家不只跟老房子有了感情，也早已融入在地脈絡當地環境，「這裡很方便啊，要吃的、用的什麼都有，旁邊還有成大啊、長榮女中啊，而且…」

陳媽媽微微縮小了聲音，「離病院也方便啊，我每個禮拜都要拿心臟仔……」。
我聽到這裡，心理忽然糾了起來。

「伊也是，早習慣這裡了，聽到要搬遷，每天晚上攏暍袂去，憂鬱症……」。

時間晚了，也害怕陳媽媽繼續講下去會過於激動。

我們跟這對老夫妻說了再見。

離開老房子時，他們倆老一直堅持要送我們出來，「外頭冷啦，不用送了」，其中一位夥伴急促說著，但陳媽媽陳爸爸仍是走到了門外。

再次跟老夫妻揮了揮手。

我看見門旁的石片，原來不只在門的兩側，更一路蔓延，一直生長到了二樓，不知道當初兩夫妻究竟撿了多少袋回來？花了多少時間在親手撿拾？

但怪手的拆毀，只需一瞬間。

如果政府官員知道這些故事，是否會暫緩未來的拆遷動作，我沒有把握。但我相信，有些商業邏輯之外的價值，是必須被維護的。

然而我也只能默默的堅信。

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